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七年

第**九〇二四**次会议

2022年4月28日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临时逐字记录

主席：	吴百纳女爵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	阿尔巴尼亚	道拉里女士
	巴西	小德阿尔梅达先生
	中国	孙志强先生
	法国	蒂姆·拉比耶夫人
	加蓬	比昂先生
	加纳	科尔比耶先生
	印度	拉文德兰先生
	爱尔兰	欧萨利文女士
	肯尼亚	尼亚科女士
	墨西哥	戈麦斯·罗夫莱多·韦尔杜兹科先生
	挪威	黑梅尔巴克女士
	俄罗斯联邦	库兹明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布沙巴卜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德劳伦蒂斯先生

议程项目

利比亚局势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22-33295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下午3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利比亚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利比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汗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汗检察官发言。

汗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再次给我机会第二次就利比亚问题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我有机会与利比亚常驻代表坐下来，讨论利比亚局势引起的问题。

在我最近一次通报中（见S/PV.8911），我提出了一个希望和计划，即我将全面审查证据和利比亚局势，以便向安全理事会成员提供更多的澄清，并努力尽可能有效履行安理会2011年通过第1970（2011）号决议赋予我的办公室的非常严肃和非常必要的职责。这是我的办公室向理事会提交的第二十三次报告。

我必须强调报告中提到的内容和我第一次作通报时说过的话。安全理事会提到的那些局势不能成为永无休止的故事。它们需要取得进展，我们需要确保正义。或许“迟迟不伸张正义就是剥夺正义”这句老话是不正确的，或许延迟的正义仍然可以达成。但是，受害者和幸存者当然完全有权看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希望和他们的痛苦得到彻底的审视，如果有刑事责任，则应提交独立的法庭审理。

我要冒昧地说，我认为提交的新报告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它试图在检察官办公室的报告中首次确定和阐明某些行动的时间表基准，以便也可以对检察官办公室追究责任，我也可以确保办公室在推进工作方面做得更好。

总结表明，已经取得某些重大进展。一项新的调查战略提供了一个框架。但是，使调查动态性更强、影响力更大的更新后的行动计划也许最充分地体现在一些关键原则上，这些原则支撑了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的整体愿景。

第一条原则是确定轻重缓急的优先次序。我以前对安全理事会说过，我将优先重视安理会向我的办公室移交的案件。这不是一条抽象原则。这需要更多资源，更娴熟的技巧和更大的紧迫性，因为本机关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这个提高优先重视度的承诺已经在过去这几个月里落到实处，为此增加了资源和人手。

与此同时，我强调更有必要重视若干领域。为了今天的通报会起见，我将指出与利比亚局势有关的金融调查和追踪这个领域，同时侧重于以性犯罪和基于性别的犯罪以及针对和影响儿童的犯罪。

另一个方面是更深刻地认识到，利用技术至关重要。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范围内的这类犯罪都有数据组庞大的特点，这要求我们综合利用可资利用的最新技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工具、在进行费用更高的人工审查之前能够有效翻译海量数据的翻译平台。所有这些都能使我们加快我们的行动。

我认为，毫不夸张地说，当我们开始看到其中某些情况，而报告中列出了时间表，我希望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调查产生深远影响。

简而言之，必须增加各类证据——视频、音频、证词、医学证据、各种各样的电子数据的可塑性，并使调查人员和分析人员更便捷地获取它们，最终在必要和适当情况下，将其呈交法庭。

第二条原则是增强受害者和证人的权能。海牙远离它管辖的大多数局势。它远离利比亚，因此以我的浅见，非常明显的是，异地隔空调查并不是最有效的。我们必须同受害者、幸存者和受影响群体并肩携手，通力合作。我们还需要欣然接受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同各国一道努力。我认为，一旦我们用这种方式同受害者、幸存者和各国一道努力，我们就会拥有更好、更准

确的指南,帮助我们找到通往真相之路,同时分辨真伪,真正查明某些事情为何发生,并在必要时,确保独立法官能够立案起诉。

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与此有关联,我希望我们也能够得到利比亚的支持。我认为,在所有情况下,实地存在都必不可少。我们必须进行更多的实地调查,了解、倾听并能够评估某种局势的暗流,这样,我们就不会成为最不了解某种局势的人员或群体。我们必须实况了解不同说法产生之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能够有效区分这些说法。我们已经确认了一些推定证人,我们认为,本办公室通过加强实地存在,可以更容易接触到这些证人。

与此有关的是,我们将同法院书记官长——我们拥有一位出色的国际刑事法院书记官长——结为伙伴,并同他和他的办公室合作,以制订一项更有效的外联战略,因为让受害者和幸存者随时知情至关重要。从2011年至今已经有些年头了,我认为,作为一个集体,我们可以更好地与受害者和幸存者沟通,更好地管理期望值,而且在保密刑事调查范围内,可以更好地改善沟通,并倾听他们诉说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的意见和关切有可能被呈交法院,但是我们也有责任更有效地倾听。

关于受害者和幸存者,我认为,可说的话有很多,但是在本论坛,如果可以的话,我要借此机会,感谢他们非凡的坚定性和他们的耐心。我希望我们能做的更好。我希望我们加快工作进度。但是,我认为真正了不起的是,不仅仅是在利比亚,而且在每一个地方,我亲眼所见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几乎失去了一切,但是仍然拥有坚定的信念,有时面对他们看到的情形,仍然坚信正义并不虚幻,而是可以变成有效、坚实、对他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显然,第三个支柱是同利比亚当局进行更有效、更密切的接触。我正在努力确保做到这一点,我已经在报告中谈到——我们今天也同利比亚大使阁下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我们如何同利比亚结为伙伴并改善我们的沟通渠道。这不是检方的恩惠。《罗马规约》

的明确基础建立在互补性上,伸张正义最好的方式是在国内。只有当一个国家没有意愿或能力时,本法院才发挥作用。因此,我真的想寻求以各种方式从技术上提供协助,并就所需要的和所欠缺的东西进行更好的沟通,以帮助国内诉讼程序更有效地承担重任。只要任何国家当局或任何当局愿意承担这项职责,我们会感到非常高兴并欣然提供支助,而不是固守某个特定案件。我期待探索这样的选项。但是,由此一个推论是,如果在某种局势下或一个国家没有意愿或能力,我不会玩忽职守,放弃我按照《罗马规约》行事并在此过程中以同样方式调查有罪和无罪证据的不可减损的义务。

此外,在下次报告所述期间,我希望既同利比亚当局进行高级别互动,也制定一种更系统也更有序的方法,在我的办公室和利比亚当局之间举行工作级讨论,以便我们能够取得进展。我希望能够在下次报告所述期间制订一项新的谅解备忘录。

我曾希望在本次报告所述期间前往利比亚,但是,由于一些问题——不仅由于日程和后勤问题,也由于选举——我接受劝告,无法成行。但是,在下次报告所述期间,我希望我能够前往利比亚,并在其协助下更有效地取得进展。

我们已经在技术层面上进行了关于帮助利比亚当局的以及建设法医和乱葬坑问题上的能力并向前推进的讨论。利比亚大使兼常驻代表今天上午提到了这一点。我也跟进此事,实际上已经举行了这些讨论。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的协助也极为重要。在过去两周,我的副手同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顾问斯蒂芬妮·威廉斯女士交谈,我认为我们应当在恪守不同权限的同时,尽量努力同联合国合作,使我们能够做得更好。

显然,我们不能将国际刑事法院的目标视为将一切问题移交海牙。我一再申明,国际刑事法院是最后诉诸的法院。这是共识。海牙应当是作为最后手段的城市。但是我们必须找到更有创造性、更具想象力也更有成效的方法,将证据送到审判室,无论审判室设在哪里。对我而言,法官身后悬挂国际刑事法院的旗

帜还是本国的旗帜，真的无关紧要。事实上，我们常常更希望是后者。这就是我所谓的“重新定义成功”的一部分。这种方法意味着，我们不是作为从各国得到的信息或者我们从自己的调查中收集的信息的受益者。相反，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推动力，以努力收到证据并用于我们自己的案件，不仅如此，而且还为国家当局提供这些信息，供其使用、评估和缩小太过频繁的有罪不罚差距。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一些证明有效性的具体实例。我在上次的通报中提到这一点，当时我触及了移民问题，提到我们与荷兰、联合王国、欧洲联盟执法合作署和意大利的伙伴关系，我还提及荷兰王国成功地对移民问题方面的犯罪立案的事实。我们需要研究如何扩大这种伙伴关系，为国内当局提供更多信息。

认为国际刑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顶级刑事法院的想法不是一种健全的想法。在我看来，把它视为一个枢纽要好得多，各国当局则是一个系统中的辐条，这个系统使司法的车轮能够更有效地转动，并且克服各种管辖权存在的崎岖颠簸。这种双行道的做法即我们收集证据、进行调查以及利用检察官办公室的各种技术工具和专家来分析证据——不仅使用证据，而且分享证据——将是一种物有所值的做法。这种做法将是有效的。归根结底，它对受害者和幸存者来说，将更有效力。

严峻的现实是，在此类犯罪中，我们绝不能独自行事。当看似已发生的罪行可构成灭绝种族罪或者危害人类罪或者战争罪时，认为国际刑院或者任何国内当局能够独自行事，这常常是一种狂妄自大。结构遭到破坏，无法运作。证人保护已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成为一个真实的问题。更好地伸张正义的做法是通过携手合作，并且独立和有效地试验从各种渠道得到的证据，努力确保证据是可靠的，并且使用诸多已经过考验的法证手段来这样做。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能够以更高的效率完成我们的授权任务。

第二十三次报告也许体现出多种特点，但是我已尽力做的和我始终将尽我有限的全部能力做的就是

开诚布公。挑战是存在的：利比亚当局正在应对的利比亚政治和安全局势是困难的，它不断变化并具有挑战性。当然这会对调查产生影响，但是，凭借诚意和想象，总是会有多种手段来努力确保有效推进。

我试图在报告中做到透明。我制定了基准。我将继续制定更多的基准，以便我们有望能够确保完成安全理事会第1970 (2011) 号决议赋予的重要职责，更重要的是，以便受害者和幸存者不是事后的想法，而且被摆在核心位置，并且确保尽我们的最大能力妥善和充分地捍卫他们的权利。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汗检察官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戈麦斯·罗夫莱多·韦尔杜兹科先生 (墨西哥)

(以西班牙语发言)：墨西哥感谢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及其团队根据第1970 (2011) 号决议，提出关于利比亚局势的第二十三次报告，并感谢他刚才所做的坦率、直截了当和明确的通报。

我们当然支持报告中提出的战略，它制定了短时期内的研究目标。正如检察官一再说的那样，我们强调，把受害者摆在调查工作和检察官办公室关切的核心非常重要。为此，更加密切地与幸存者及其家人以及涉嫌制造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范围内罪行的证人协作至关重要。当然，加强与第三国的合作举足轻重。

当然，根据互补性原则加强与国家法院的合作至关重要，自汗先生担任这一要职以来，检察官办公室一直在系统地倡导这一点，这确实值得赞扬。我谨强调，我们钦佩迄今所做的工作。

关于在调查当前案件中取得的进展，墨西哥高度关切对移民和难民犯下的罪行，根据报告，这些罪行可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我们还关切拘留中心的普遍状况，其中一些拘留中心甚至是在地下秘密运作的。

我们强调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是，它们涉及处境极其脆弱的人。在这方面，我们肯定国家当局和欧洲联盟执法合作署给予合作，支持调查侵害移民的犯罪，

同时铭记需要为暴行的证人和幸存者提供心理支助，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这些暴行可构成国际刑院管辖范围内的犯罪。

我们知道，当前的政治局势带来严峻的安全挑战，正如检察官刚才说的那样，这影响到实地的调查工作。我们再次呼吁利比亚当局和所有相关行为体合作，为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工作、特别是妥善收集证据提供便利，这需要有条件能够在利比亚全境自由和安全地通行。同样，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发出的逮捕令至关重要。墨西哥期待有可能对2014年至2020年间发生的犯罪发出新的逮捕令。

第二十三次报告强调了在使用技术工具和能力方面的改进，此举可大幅改进调查、收集和储存检察官办公室掌握的数据和证据的工作，并且缩短处理时间。我们的理解是，所有这些应该也会对检察官办公室的财政资源产生重大影响。必须再次回顾的是，安理会为联合国支持法院的开支提供便利非常重要，因为考虑到利比亚局势是安全理事会移交国际刑事法院的第二件事宜，也是首个以15票赞成一致移交的事宜，这一点我们绝不能忘记。

最后，《罗马规约》生效已近20年，墨西哥重申，它充分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和检察官办公室，坚信它们的工作加上所有国家不可或缺的支持，确实有可能逐步缩小在有罪不罚问题上的差距，支持引起国际关注的最严重犯罪的受害者，因为我们的理解是：查明真相和伸张正义是可持续和平的基石。

库兹明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阅读了卡里姆·汗先生关于其对利比亚局势调查的最新报告。我们还注意到所谓的路线图，其中提出了检察官对关于利比亚问题的进一步工作的设想。试图审查前任检察官法图·本苏达的远非理想的方法，当然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然而，到目前为止，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想法引起了严重问题。其中最实质性的是决定不调查2011年在利比亚犯下的罪行。

检察官明确表示，他与调查2011年事件有关的工作阶段已经结束，没有计划调查新案件。我们记得，那

一时期的事件导致安全理事会将利比亚问题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更准确地说，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西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对事件的报道方式。时任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莫雷诺－奥坎波先生仓促捏造的针对卡扎菲的案件建立在如此粗糙和明显的捏造之上，以至于甚至在这位利比亚领导人被谋杀之前就开始瓦解。

与此同时，我们清楚地记得，国际刑事法院的卡扎菲案被用来为北约对利比亚国发动的无端军事侵略辩护。西方国家公然违反了第1973（2011）号决议的规定，它们将实施禁飞区解释为给予它们无限行动权对主权的、当时繁荣的利比亚国进行地毯式轰炸。这些行动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平民死亡、国内混乱和破坏以及大规模难民潮。

时至今日，利比亚仍在遭受2011年北约行动的后果之苦。总体而言，归咎于卡扎菲先生并被西方用来摧毁他和他的国家的一切，都不能与利比亚因北约入侵和随后的多年混乱、权力真空及内战而遭受的苦难相提并论。

我们要特别强调另一点。对穆阿迈尔·卡扎菲的所作所为得到了美国官员的默许和完全批准。值得回顾的是，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是如何笑着评论卡扎菲被令人毛骨悚然地屠杀的：“我们来了，我们看到了，他死了”。

如果“正义”和“不偏不倚”这两个词对国际刑事法院来说真的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就不会只专注于调查穆阿迈尔·卡扎菲的支持者；它本来还会专注于北约和反对派的战争罪行。相反，根据其报告，国际刑事法院计划结束对2011年事件的调查。事实证明，在检察官办公室看来，利比亚发生的灾难不应归咎于其他人，而是应归咎于被残忍谋杀的穆阿迈尔·卡扎菲。这种方法的片面性简直令人震惊。

西方国家经常援引的不可避免和不可逃避的惩罚原则并不适用于他们自己的行为。我想问汗检察官：谁将为利比亚国家崩溃及其人民多年的苦难负责？为什么国际刑事法院对法外处决穆阿迈尔·卡扎菲的行

为没有任何疑问？我们是否应该认为这是法院认可推翻不受欢迎的政府和杀害主权国家领导人的政策？

我们坚信，全面分析2011年的悲惨事件，同时客观地考虑到各方的作用和责任，必须仍然是国际刑院的工作重点。做不到这一点，谈论正义和所谓的受害者权利方法将是极端虚伪的。

最后，让我就利比亚目前的局势说几句话。直到现在，在北约入侵近10年后，我们才看到克服利比亚根深蒂固的政治危机的积极迹象。我们呼吁各方不要干涉利比亚的选举进程，长期遭受苦难的利比亚人民早就应该享有持久和平了。

德劳伦蒂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想，在开始发言之前，我必须说，我们刚刚从前一位发言者那里听到的叙述也是惊人地片面。

我感谢汗检察官的通报。我们祝愿他在工作中继续取得成功，并赞扬他致力于确保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受到法律制裁。

美国历来并将继续坚定支持通过适当机制为暴行受害者切实追究责任和伸张正义。正义、追责和法治是我们共有的价值观，我们仍然认为最好予以一起推进。随着每天都传来关于乌克兰发生暴行的报道，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持支持国际司法机制，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

关于利比亚，在检察官根据第1970（2011）号决议启动一项新战略，对针对利比亚人民和身处利比亚的移民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追究责任时，美国期待着与检察官办公室继续合作。我们欢迎检察官办公室在过去六个月里开展的广泛和深思熟虑的评估工作，以及他致力于探索若干努力方向，以满足等待伸张正义已久的受害者的期望。正如他提到的那样，这包括根据国际刑院必须是终审法院的基本原则，在国家一级就追责问题与利比亚当局重新接触的值得称道的努力，以及与所有其他利益攸关方接触，以确保取得切实成果。

我们在利比亚继续目睹的长期不安全状况，包括

在现有政治裂痕的阴影下继续动员武装团体，将通过解决政治不确定性和促进追责得到缓解。我们欢迎重新集中精力探索采取行动和加强努力的可用途径。当然，追责需要严格的文件记录和调查。我们欢迎3月23日发布的利比亚问题独立实况调查团（实况调查团）的报告（A/HRC/49/4）。人权理事会于2020年设立了实况调查团，这是自2016年初以来，在努力记录利比亚所有各方侵犯和践踏人权以及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方面向前迈出的积极一步。

上个月的报告披露了令人不安的新证据，表明在一个贩运中心发现了被认为埋有移民尸体的乱葬坑，并确认实况调查团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国际人道主义法遭到了违反。我们支持目前为建设国内能力以惩罚侵犯和践踏人权者所做的努力，并鼓励支持利比亚的地方能力建设和司法改革。任何国内起诉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保证公平审判保护，以及保护受害者和证人的权利和安全。

我们继续监测针对赛努西的国内法律诉讼。我们也呼吁利比亚当局做更多工作来支持和推进追究责任的努力，包括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

卡扎菲政权的前高级官员，如阿卜杜拉·赛努西和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必须接受司法审判，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罪名对后者发出了逮捕令。利比亚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应得以伸张正义。我们再次呼吁利比亚政府撤销第286号法令，该法令继续限制民间社会的工作，阻碍国内为受害者和幸存者伸张正义的努力。

最后，促进利比亚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再次呼吁根据第2570（2021）号决议和2020年10月利比亚停火协议，从利比亚撤出所有外国部队、战斗人员和雇佣军。国际刑事法院在利比亚的工作是我们共同致力于追究责任、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关键要素。我们将继续支持法院努力为利比亚人民真正伸张正义。

蒂姆·拉比耶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卡里姆·汗检察官所作的通报，他的通报一如既往地清晰、透明和全面。

在我们所熟悉的悲剧背景下，法国重申其对国际刑事法院及其工作人员的不懈支持。我们对他们的独立和奉献精神表示敬意。法国将继续与法院充分合作，该法院是唯一拥有普遍管辖权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欢迎检察官关注安全理事会移交的局势。关于第1970 (201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法国重申，与政治过渡一样，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是利比亚各方和解的核心原则之一。我们鼓励它们与法院以及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充分合作，支助团的调解努力必须得到支持。

法国仍然对法院签发的逮捕令得不到执行感到关切。第1970 (2011) 号决议要求所有国家——无论是《罗马规约》缔约国与否——以及所有有关的区域和国际组织与法院和检察官办公室充分合作。被指控犯有最严重罪行者的死亡并没有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检察官在其通报中提出的路线图。我们尤其支持关注最近犯下的《罗马规约》所述罪行，包括针对移民以及在拘留中心犯下的罪行。我们支持检察官努力推动收集、处理和分析证据的工作。

秘书长的报告 (S/2022/31) 和利比亚问题独立实况调查团的报告 (A/HRC/49/4) 均是谴责性的。它们记录广泛的侵犯人权行为，决不能让施害者逍遥法外。在政治过渡的背景下，对民间社会和人权维护者的压制不断加剧，尤其令人担忧。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揭露在泰尔胡奈以及的黎波里南边犯下的暴行。必须保留民主空间，让妇女和年轻人能够充分参与。

检察官办公室必须拥有必要的资源来履行安理会所赋予的任务。必须保证检察官各组人员能够安全和不受阻碍地进入利比亚全境。证人和幸存者也必须得到所有必要的保护。

互补原则对于《罗马规约》仍然至关重要。我们谴责针对利比亚法官和律师的威胁和暴力。我们欢迎检察官办公室与利比亚主管法院和部门之间的深入

讨论。已宣布的检察官未来几个月的访问将是加强这种合作的一个机会。

法国将继续与其所有国际伙伴一道，努力实现利比亚的政治过渡。目标是为该国及其人民创造一个更加和平与稳定的未来，并支持利比亚的稳定、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

最后，在这方面，我们坚定重申全力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及其检察官卡里姆·汗的工作。

尼亚科女士（肯尼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汗检察官所作的通报。

我也欢迎利比亚常驻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追究责任和伸张正义是一个稳定与和平国家的基石。对于一个经历了长期冲突的国家来说，追究责任和伸张正义的必要性变得更加紧迫。利比亚保留在其境内确保追究责任和伸张正义的首要责任。因此，在确认区域和国际机制的作用，包括通过第1970 (2011) 号决议所发挥作用的同时，肯尼亚强调必须在互补原则的范围内扩大这种合作和援助。我们还呼吁加大对利比亚的支持力度，以加强其调查、起诉和司法的国家能力。

数以千计的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继续遭受极大的侮辱和无人道待遇，据报道都是在利比亚境内外的当权者和犯罪网络所为。鉴于跨地中海进入欧洲的移民趋势引起区域外的兴趣，这些国家目前为止阻止这种移民趋势提供援助的政策是肤浅的，没有解决其根源。我们呼吁欧洲联盟和其他有关方面真诚地寻求解决这种移民趋势的驱动因素。

我们注意到检察官对针对移民的犯罪的初步评估，并期待着就这一调查方向提出进一步报告。

最后，我们向利比亚人民保证，我们支持在利比亚人主导、利比亚人自主的和平进程中寻求和平，并重申我们致力于利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阿布沙哈卜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欢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

姆·汗先生。我们注意到他的通报。我也欢迎利比亚常驻代表塔希尔·埃尔索尼大使参加今天的会议。

利比亚国的局势仍然不确定。围绕政治进程的道路存在着权力竞争、民兵动员和缺乏明确性。然而，我们乐观地认为，我们的利比亚兄弟将顺利度过这一关键阶段。在这方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重申，除了利比亚人主导的政治对话，别无选择，这是结束利比亚危机的唯一途径。我们欢迎利比亚旨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所有努力。我们也再次呼吁所有利比亚人避免紧张局势和争端。

我们赞扬联合国的斡旋及其帮助解决利比亚危机的举措，也赞扬埃及协助各方推动关于宪政基础的对话。

为了防止利比亚局势升级和进一步分裂，5+5联合军事委员会必须保持其公正性，远离当前的政治紧张局势。我们也强调应当维持永久停火协议，包括分阶段、逐步和平衡地从利比亚撤出外国部队、战斗人员和雇佣军。正如检察官先前解释的那样，努力执行撤出这些部队的行动计划将促使利比亚更加稳定，也有助于防止残暴罪行。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重申，会员国的首要责任是执行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防止和制止残暴罪行，包括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必须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追究严重罪行的责任，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我们还要强调，遵守《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规定的互补性原则要求尊重当事国的观点和立场。

伸张正义是国家主权特权，要求在利比亚境内建立持久和平，为此支持国家努力，建设利比亚各机构追究责任和执行过渡期正义机制的能力。这也要求，必须促进利比亚的举措和努力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努力，以期促进和支持民族和解进程，确保长期稳定。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国际刑事法院和利比亚主管当局目前进行的接触和会晤。我们也欢迎利比亚和国际刑事法院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在利比亚检察官办公室和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签署

的谅解备忘录基础上，开展现有的合作。

最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强调，我国致力于姐妹国利比亚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我们希望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消除现有的分歧，防止采取任何可能破坏上一期间取得的进展的措施。

拉温德兰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愿与其他人一道，感谢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汗先生今天的通报，感谢他就其办公室关于利比亚的工作提交的全面报告。我也欢迎利比亚常驻代表今天参加本次通报会。

首先，我要郑重声明，印度并非《罗马规约》缔约国。当利比亚问题早在2011年就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时，印度就对这种做法表示怀疑。不幸的是，其后的事件印证了我们的疑虑。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连续几份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案件对停止暴力或恢复该国稳定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事态发展只是强化了我们的观点，即：当主要出于政治原因将案件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时，该法院的机制可能并非最适合达到司法目的。

利比亚最近的事态发展和政治分歧令人关切。我们希望所有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能够由有关各方和平解决，同时铭记利比亚人民的更大利益。2020年10月的停火协议至今仍然有效，我们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维护和平与稳定。在这方面，我们再次重申亟需尽快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要推进签署停火协定所产生的势头，就必须及时举行选举。我们注意到并欢迎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顾问在开罗举行国民代表大会和国家最高委员会联合委员会的协商，以确定选举的宪法依据。

当前的优先事项是确保尽早以自由、公平、包容、可信的方式举行选举。我们希望利比亚各方能够围绕该项共同宗旨团结一致。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必须支持利比亚人民的这一努力。我们还需要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任何形式的暴力都应受到谴责，并且将破坏自2020年以来取得的进展。

我们还必须确保，不容恐怖团体和关联实体肆意

在利比亚作恶。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境内的持续存在和活动令人严重关切,个中原因是它可能对整个萨赫勒地区产生潜在连带影响。

印度传统上与利比亚有着密切、互利的双边关系。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的所有努力都将有助于实现团结、和平、安全和稳定,并实现利比亚的包容性全面民族和解。

奥沙利文女士(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汗检察官今天下午的全面、坦诚报告和通报。我也要欢迎我们的同事利比亚大使。

有罪不罚仍然是利比亚向民主和法治过渡的重大障碍。正因为如此,安全理事会将案件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以及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对利比亚的长期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

我们知道,检察官办公室继续在利比亚境内运作的业务、安全和政治环境颇具挑战性。除了脆弱的政治局势之外,我们对持续报告的违反国际人权和人道法行为深感关切。利比亚问题独立实况调查团所述的有罪不罚风气尤其令人不安。

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检察官办公室的进展尤其有赖于与利比亚当局的合作,我们继续敦促利比亚作为优先事项,执行对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的尚未执行的逮捕令。我们欢迎检察官打算重振与利比亚当局的关系,并期待他近期前往利比亚。我们确认,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在这方面提供的援助至关重要。

确保检察官办公室在该国开展调查活动的能力也是局势取得进展的关键所在,我们期待在今后的通报中听到更多信息,介绍检察官办公室和利比亚当局重续的谅解备忘录。

爱尔兰赞赏检察官在其最新报告中采取开放态度报告情况。检察官将利比亚局势列为优先事项并为此分配资源——特别是支持招聘更多具备性犯罪和性别犯罪方面专业特长的工作人员——也是积极的做法。这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事态发展,因为我们知道,移民拘留中心仍然普遍存在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而当

局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追究施暴者的责任。我们还注意到该办公室的初步评估,即:危害移民的罪行,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

然而,我们认识到,在所有情势下,资源仍是国际刑事法院关切的事项。我们再次重申,我们认为,在安全理事会将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时,应该提供相应的充足资金。这种移交增加了法院的负担,包括必须编写报告的负担,安理会应该承认这一点。有鉴于此,爱尔兰两周前承诺为法院追加自愿捐款。这种捐助将有助于法院受理的所有情势,也可能直接惠及正在就利比亚情势开展的工作。

检察官高瞻远瞩的调查战略更加重视与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接触,这备受欢迎,为了让该办公室的工作更加贴近幸存者、证人和受害者家属所做的努力,尤为如此。这方面的挑战之一将是确保希望与法院和检察官办公室协作的人员的安全。建立一个得到加强的外地办事处的意向是进一步开展这种协作的先决条件。我们鼓励采取一切举措确保以任何方式与法院合作的人员安全无虞。

国际刑事法院如今的工作对于维护法治和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不可少。一如既往,汗检察官可指靠爱尔兰有力、坚定不移地支持他及其办公室努力完成该项重要任务。

黑梅尔巴克女士(挪威)(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卡里姆·汗检察官今天有益的通报,并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了关于法院在利比亚的各项案件的第二十三次报告。

自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以来,挪威一直是其坚定的支持者。今天,我们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的使命依然至关重要。

在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报告中,我们特别关切对利比亚平民和移民犯下的大量严重罪行。

挪威还注意到检察官办公室针对利比亚局势更新的行动战略。我们欢迎四项核心原则,包括授权受指控罪行影响的人参与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以及与

利比亚当局接触的新方法。

正如检察官强调的那样，解决有罪不罚现象对于利比亚的可持续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追究最严重罪行的责任是关键。任何有意义的和解都将取决于追究暴行实施者的责任。在这方面，国际刑事法院就其在利比亚的各项案件正在开展的工作至关重要。

我们呼吁利比亚当局、其伙伴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与检察官办公室合作。让我回顾，第1970 (2011) 号决议特别责成利比亚当局与国际刑事法院和检察官充分合作并给予协助。这种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利比亚以及国际社会支持及时逮捕和移交嫌犯。

更广泛地说，挪威继续支持由利比亚人主导、利比亚人拥有的政治进程，包括及时、安全地举行选举。我们赞扬联合国和特别顾问威廉斯在这一进程中向利比亚各方提供协助。

我们对目前的行政控制权之争感到担忧，并敦促各方就协商一致的前进道路达成一致。这对维护该国的统一和稳定至关重要。我们必须避免新的暴力升级。

挪威欢迎检察官优先处理安全理事会提交给它的情势。我们期待继续与安理会所有成员合作，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促进追究大规模暴行的责任。

安理会也必须承担起责任，审查支持法院的每一项可能措施，特别是在安理会提交给它的案件方面。不这样做就会损害国际刑事司法系统的信誉。

让我重申，挪威坚定不移地支持法院和汗检察官办公室。

德·阿米达·菲尔霍先生(巴西) (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汗先生就关于利比亚局势的第二十三次报告所作的宝贵通报。我也欢迎利比亚代表出席今天的会议。

首先，请允许我重申巴西对国际刑事法院的长期支持。作为其创始国之一，巴西认识到一个基于条约的常设法庭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为受害者伸张正

义方面的价值。

我们欢迎检察官对有关利比亚局势的新行动战略采取透明的做法。我们认为，如本报告所反映的那样，公开概述调查和起诉战略，包括其主要目标和核心原则，是一项积极的步骤。

我们也支持检察官强调互补原则，以期支持并加强国家调查和起诉。我们鼓励检察官继续经常与利比亚当局接触，因为互补性是《罗马规约》体系的基石之一。当拥有管辖权的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调查和起诉最严重的罪行时，国际刑事司法是一种临时解决办法。

巴西还欢迎检察官愿意与国家当局达成协议，使其办公室更接近幸存者、证人和受害者家属。这种强化的实地存在可以为希望直接与调查人员接触的证人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稳定的环境。此外，合作努力可以为加强地方机构提供机会，使各国能够履行其调查和起诉在其领土上犯下的罪行的首要责任。

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也可以通过在调查领域采取合作方式，为国家当局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作出重要贡献。这些是追究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包括危害移民和难民的犯罪行为的责任的重要步骤。

联合国应就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情势向法院提供适当的资源。目前只有缔约国承担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情势的费用，这种情况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赞扬检察官为利比亚调查小组分配了额外资源。

最后，巴西重申支持检察官办公室根据互补原则努力确保正义和追责。我们希望检察官办公室和利比亚当局之间富有成效的关系将促进司法和追责文化。

比昂先生(加蓬) (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卡里姆·汗检察官通报根据第1970 (2011) 号决议提交的第二十三次报告。我们欢迎我们的同事、利比亚常驻代表塔希尔·埃尔索尼大使参加本次会议。

国际刑事法院在利比亚的任务至关重要。人们不仅对打击有罪不罚现象，而且对利比亚人之间的和解

与共存抱有很高的期望。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在采取必要的调查步骤以确保对被指控于2011年在利比亚犯下严重罪行、2014年至2020年期间犯下与军事行动有关的罪行以及危害移民的罪行的人实施正当法律程序的背景下,在利比亚的检察官在收集关键信息和法医证据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必须仍然是所有人的当务之急,我们认为,利比亚的司法范围必须扩大到所有犯下的暴行。这需要国际社会的持续支持,以使检察官及其办公室具备充分能力开展其敏感的工作。

我们欢迎执行新的调查战略,这些战略考虑到预算限制,而又不损害司法需要,更不用说确定被指控的犯罪人的责任的要求。

当然,有必要与利比亚当局密切合作,并让国际和区域行为体以及能够为这项巨大而微妙的事业的成功作出贡献的民间社会成员参与进来。

我们欢迎明智地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

我们知道检察官的新调查战略是在动荡的安全环境中展开的,我们赞赏他的努力。事实上,影响利比亚十多年的军事政治危机现在非常严重。武装暴力远未得到遏制。不用说,在这种恐怖和恐惧的气氛中,受害者和证人会感到受到威胁,这使得司法工作变得相当复杂和危险。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再次呼吁利比亚冲突各方加倍努力,实现当前破坏该国的危机的全面解决。我们认为,利比亚人民需要正义,检察官办公室有责任根据互补原则伸张和推进正义。在这方面,与作为伙伴的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进行非常密切的合作至关重要。

我们要强调,为伸张正义创造条件至关重要,因为这将抚平利比亚人民的创伤,也就是说,通过包容性选举、停止敌对行动、外国部队撤离以及旨在持久解决当前危机的利比亚人主导的对话,将政治进程推

向终点。

最后,我们重申支持检察官在利比亚以及整个国际刑事法院所做的努力。

科尔比耶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我愿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感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检察官卡里姆·汗先生向安理会提交第二十三次报告,并欢迎利比亚大使埃尔索尼出席今天的会议。

加纳赞赏地注意到这份结构严谨的报告及其处理利比亚局势的积极方法。特别重要的是关于前进道路的一章,因为这使安理会成员知道了今后的方向,了解到刑院打算采取什么方法进行调查和处理这些问题。

关于这份报告中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加纳希望强调以下三点。第一,我们重申一个共同信念,即不能也绝不应容许有罪不罚现象继续存在,无论这种现象发生在哪里,也无论是何人声称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在这方面,我们重申这一立场,即所有因被控在利比亚犯下灭绝种族罪、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而面临国际刑院逮捕令的个人都应接受司法审判,并给他们机会就涉及其被起诉的非常严重的罪行采取的作为或不作为作出解释。

第二,加纳呼吁国际刑院履行安全理事会移交案件(第1970(2011)号决议)中规定的任务授权,同时注意到国际刑院因利比亚当前复杂的政治和安全局势而面临挑战。不过,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刑院正在采取的办法,即援引互补原则,这是《罗马规约》的核心原则。刑院通过与利比亚有关国家当局接触,在建立信任方面迈出了积极的一步,能够产生预期的结果。毕竟,保护其公民主要是国家的责任,因此,在这种事情上必须征求国家的意见。

因此,我们鼓励刑院继续与利比亚司法系统合作,并提供所需的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国家法院的独立性在能力建设工作中至关重要。我们借此机会呼吁利比亚的相关利益攸关方允许刑院的调查小组不受限制地进入,以使他们能够有效和高效地开展工作。鉴于利比亚的政治局势,加纳认

为, 拟议签署谅解备忘录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利比亚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都应致力于此, 因为这将利比亚局势正常化时展现对整个进程的政治承诺。

对加纳来说, 第三个重要问题是证人保护——审判过程之前、期间和之后的证人保护。法院正在继续对案件进行调查, 特别是在泰尔胡奈, 2014年至2020年期间, 在那里发现了27个乱葬坑, 大约338名居民失踪, 必须强调刑院需要建立保护证人的有效机制。

在这方面, 加纳呼吁刑院考虑让受害者参与整个过程, 并在审判之前、期间和之后给予他们必要的保护。我们认为, 这将使受害者有必要信心在审判期间作证, 因为根据观察, 证人在一些情况下翻供, 对起诉案件产生不利影响, 并且总是令刑院遭受非议。鉴于有报道称移民遭到袭击, 其中一些人可能是这些袭击的幸存者, 刑院在开展调查时还应注意让利比亚境外的证人作证。在这方面, 作为调查的一部分, 刑院寻求邻国的合作, 特别是通过从逃离了这些暴行, 可能正在这些国家寻求庇护的移民那里获取证据, 会是有益的。

因此, 加纳赞赏地注意到, 国际刑院一直在与荷兰、联合王国、意大利和欧洲联盟执法合作署等外部伙伴合作, 收集可信的证据。我们呼吁可能掌握相关信息的其他国家和相关国际机构协助刑院开展调查。

最后, 我再次敦促检察官继续寻找证据, 为利比亚人民中的受害者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受害者公正和公平地伸张正义。因此, 加纳继续希望对国际刑院管辖范围内的罪行采取平衡和全面的调查方法, 而不能被人们认为是专门针对某个区域。

孙志强先生(中国): 我首先感谢卡里姆·汗首席检察官的通报。我同时欢迎利比亚常驻代表埃尔索尼大使出席本次会议。

一段时间以来, 利比亚各方矛盾分歧有所加剧, 政治进程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当务之急是利比亚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避免采取一切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为。全力维持当前停火局面, 并通过对话协商等方式解决围绕政府合法性问题出现的分歧, 同时要就

选举时间表和路线图达成共识, 为尽快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国际社会要秉持利人所有、利人主导的原则, 为推动利比亚政治进程重回正轨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 我们在国际刑事法院设立利比亚问题的立场没有变化。我们也注意到利比亚方面对有关问题的一贯立场。国际刑事法院应该继续严格遵循《罗马规约》规定的补充管辖原则, 充分尊重利比亚司法主权, 充分尊重当事国政府合理诉求和意见, 为维护利比亚的和平稳定做出切实的贡献。

道拉里女士(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卡里姆·汗先生今天的通报和全面报告, 也感谢他强调检察官办公室优先处理安全理事会移交的局势。

阿尔巴尼亚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和《罗马规约》的有力承诺与支持。在这方面, 我们谨赞扬汗检察官勇敢和独立的工作。作为安全理事会, 我们必须确保检察官办公室拥有完成其授权任务所需的必要资源。我们赞扬检察官办公室收集证据的出色工作和成功完成对2011年利比亚境内所犯罪行的调查。我们鼓励检察官办公室继续收集2014年至2022年冲突期间可能犯下的罪行证据。无论犯罪者是谁, 司法公正必须战胜一切犯罪, 并且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司法公正是利比亚人向前迈进、实现和解、展望更美好未来所必不可少的。我们对移民持续遭受暴力、有关拘留设施酷刑的报告、践踏人权行为以及侵害妇女和儿童的犯罪、包括性暴力深表关切。这些行为违反国际法、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它们必须得到处理, 责任人必须依法在国内和必要时在国际上受到充分起诉。我们高兴地从检察官那里获悉, 在移民问题上的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

问责对于这些罪行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它也可成为一个有力的威慑因素, 以制止犯罪和暴行未来复发。利比亚人民理应享有正义, 受害

者的家属要求伸张正义，而国际刑院具备伸张正义的工具。为此，我们欢迎与法院书记官长合作，帮助受害者更好地沟通，并且更有效地倾听。

阿尔巴尼亚赞扬汗检察官对问责路线图的看法，欢迎宣布他将在接下来的数月访问利比亚。让我们希望利比亚各行为体将抓住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机会，为检察官办公室在实地的准入提供便利，以收集战场上的证据，并进行独立的调查。

我们欢迎在遵守各自任务授权的情况下与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合作，并同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顾问举行会议。我们也欢迎检察官制定基准的做法，这将提高他的工作效率。

我们相信，检察官办公室将完成自己的任务，但是我谨重申，要靠利比亚当局来建设该国持久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和保护人权，保护平民以及伸张正义。因此，我们呼吁利比亚当局同国际刑院和汗检察官密切合作，以结束有罪不罚，追究责任人所犯暴行的责任。公正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它对于利比亚的和平与未来必不可少。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谨以联合王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与其他人一样，我也首先感谢卡里姆·汗检察官今天就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检察官关于利比亚局势的第二十三次报告所做的重要通报。联合王国充分支持检察官当前的调查工作，我欢迎检察官的通报和他的报告，它们向安全理事会显示出透明度。

正如报告所述，有可信的证据表明，利比亚境内正在发生广泛和严重的犯罪，包括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犯罪。联合王国谴责这些卑劣行为，呼吁把犯罪者绳之以法。人权必须在利比亚境内得到充分保护。我们必须保持过去11年来对受害者的承诺。国际刑院的调查是对过渡期正义的重要贡献，这对于政治进程取得成功至关重要，并且符合所有利比亚人的利益。

联合王国呼吁利比亚当局与国际刑院的调查和利比亚问题独立实况调查团合作。场地准入、获取证

据以及证人免遭恐吓对于取得进展必不可少。联合王国支持检察官的更新战略及其推进调查工作所依据的原则。联合王国尤其欢迎把利比亚问题的调查作为优先事项，并且宣布追加资源，我们希望这将加快取得进展，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联合王国赞扬检察官的工作与国内当局合作，赞扬他打算进一步发展这些伙伴关系，包括酌情协助国内和区域一级的起诉。我们再次呼吁有关各国、包括《罗马规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与国际刑院合作，移送受到逮捕令通缉的个人。

安理会授权了检察官在利比亚的调查工作，为确保追究严重的国际恶行的责任，联合王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追究暴行罪的责任，无论它们发生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将继续与检察官和国际伙伴合作，以结束有罪不罚。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请汗检察官发言，回复各位的意见。

汗先生（以英语发言）：我非常感谢各位的发言、意见、表示支持的话语以及实际上甚至是提出的关切。我也感谢有机会澄清或者进一步解释几个问题。

我想，无论基于什么分析，我们只能这样看待国际刑事法院：它糟糕地证明了人类制造破坏、给最脆弱的男女老幼制造难言痛苦这一持续倾向。当然，每个国家都难逃指责。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缺点的人，但是这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是否想要生活在一个崇尚公正的世界上，或者我们是否能够容忍和接受一个许多人忍受肉体痛苦、心神不安的世界，并且仍能入睡？

我的知识渊博的朋友、俄罗斯联邦代表提到利比亚局势，并提出问题：这片备受困扰的土地上仍在不断传来痛苦的呻吟，这到底归咎于谁？这当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谁该负责？

《罗马规约》赋予我们对提交事项的明确管辖权。《联合国宪章》是世界事务的主要基础。它明确指出，安理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

必须铭记，我们——包括我——非常尊重安理会的承诺、安理会的宗旨和在座的所有成员，但是，可以理解的是，与许多正常人一样，人们对以下事实感到沮丧：在世界各地，在远离诸如纽约这样繁华先进的都市，远离本会议厅这种华美厅堂的地方，我们仍然容忍存在一个我们充耳不闻、蓄意视而不见的世界，这令无数其他人深感痛心。

有人提出了一个与关注重点有关的问题。我是一名律师，不是立法者，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处于蓄意触犯法律的境地。当然，我永远不会僭取不属于我的权力。第1970（2011）号决议第6段的明确措辞回答了那位代表的问题，它明确指出，安理会决定，来自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以外非《罗马规约》缔约国的国家的国民、现任或前任官员或人员应受本国的专属管辖。我依法行事。安理会制定了关于提交的法律。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强调的另一部分与我已故的巴基斯坦父亲在我们童年争吵时经常说过的话有关。他说，你用一个手指指责他人的时候，就会有三个手指指着你。人们很容易利用人类历史来开始或沉溺于一场指责游戏。有人干过这事或那事。也许这都是真的，但这可以成为我们的借口，而不一道努力将我们的目光提升到更高的价值观和更高的原则吗？看在上帝的份上，恕我直言，如果我们在这个大楼里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还能有什么希望吗？

印度代表提出了重要的看法。他提出了一些关切意见，他认为国际刑事法院，以及缺乏和平的局面，证明这些关切是正确的。同样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并且要把握和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任何地方的正义，特别是国际正义，都不是解决人类所有疾病的灵丹妙药。如果有人期望如此，我们就会不断失败，我们的期望就根本无法实现。我认为，一个更为恰当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国际刑事法院，和平和正义是否会像甘露一样降临到利比亚人民头上。简单的事实是，安理会、该区域和利比亚本身未能帮助确保实现和平。

加纳代表最后提出的意见的确必须是最后的结论。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共同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

助。我们真心实意地关心那些一心想过自己的生活，却一次又一次遭受痛苦的男女老幼。加纳代表的话比我尝试想说的话更有说服力——如果发生有罪不罚现象，就不能让它继续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国际刑事法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力图查明真相来维护我们每个人——不论我们的政治观点如何——都应该珍视的权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汗检察官的进一步说明。

我现在请利比亚代表发言。

埃尔索尼先生（利比亚）（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我谨祝贺贵国担任安理会本月主席。我感谢你的努力。

我还要感谢卡里姆·汗先生的通报和他的第二十三次报告。

我们重申，利比亚人民非常渴望建立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巩固问责原则，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我们认为，只有我们走上全面的民族和解道路，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而这将从伸张正义、揭示真相、寻求真相、道歉、提供赔偿以及呼吁宽恕和宽容开始。我们都知道，这些步骤是过渡时期司法的基础。通过这些步骤，我们可以寻求结束利比亚人民近年来忍受的痛苦。

我们重申我们在前几次会议上发表的看法，那就是，在利比亚领土上实现正义是一个主权和国家管辖权问题。这意味着任何嫌疑人都将根据利比亚刑法受到审判，从而体现出利比亚对其领土和公民的主权。利比亚司法机构致力于确保所有嫌疑人都得到公正和公平的审判。

我们再次确认，国际刑事法院的作用是向利比亚司法机构提供援助，但绝不是取代利比亚司法机构，因此，我们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任务规定，与其开展的合作将遵循利比亚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我们期待着按照利比亚检察官的提议，据此执行谅解备忘录。

我们欢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宣布的新战略，其

基础是优先处理利比亚局势，提供必要的资源，并与利比亚当局合作，以加强确保和支持追责的努力。我们希望该战略将支持利比亚检察官办公室和司法机构规划伸张正义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路径。我们强调，对案件绝不能采用选择性和政治化的做法。

我们都知道，持久和平与伸张正义和尊重人权息息相关。我们也知道和平不会自动实现。因此，我们需要承认受害者家属的痛苦，重建对国家机构及其伸张正义能力的信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国际刑事法院在其调查组一年多来三次访问利比亚之后，迅速披露调查结果。我们具体所指的是在泰尔胡奈市发现的乱葬坑，以及针对无辜平民犯下的其他严重违法行为和战争罪行——不仅仅是今天，而是从2011年至今犯下的罪行。我们必须在当地和国际上毫无例外、不加政治化地确定应对这些罪行负责的人员，无论这些罪行是由谁、在何处犯下的。这将有助于实现过渡期正义，促进真正的全面民族和解。

关于检察官在其报告中提到的移民卷宗，我们强调，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利比亚国渴望保护非法移民免受当前危机造成的任何侵权行为。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保护和救护他们。我们尽可能将他们驱逐出境。我们要强调，我们完全拒绝并谴责不法分子可能犯下的任何违法行为。这些被视为个人行为，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不会接受某些国家企图制造和强加条件的任何做法，它们试图利用这些条件将自己的危机输出给我们，并确立重新安置

的概念，这违反了国际法。在这方面，我们对国际社会对人口贩运者的消极立场感到惊讶。尽管我们都知道人口贩运者及其国际网络具有跨国性质，但它们仍然只把重点放在利比亚境内的贩运者身上。

打击这种现象的斗争必须从彻底消灭这些网络及其领导人开始，无论其位于何处。因此，和我的同事加纳代表及其他非洲国家的代表一样，我们再次要求汗先生及其团队确保他们的新战略包括进行全面调查，揭露和起诉与利比亚移民局势有关的国际罪犯。无论他们身处何地，无论是在非洲的原籍国和过境国，还是在欧洲的目的地国，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对他们实施制裁。

最后，我们强调，尽管我国面临各种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其执法能力——但国家司法机构能够伸张正义。这将需要安理会支持尽一切国家努力来建立机构、加强稳定并终止对利比亚的一切形式的干涉。我们请安理会成员尊重利比亚对全面解决方案的自主权和领导权，以及利比亚在协议、路线图及其成果方面取得的成就。我们请他们支持正在进行的对话，结束所有脆弱的临时过渡阶段，使我们能够团结我国的机构，并为稳妥举行全民参与的大选提供必要条件。我们要求尊重利比亚人的意愿及其自决权，以实现稳定，建设一个正义和法治的国家，并从国际刑事法院和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彻底删除利比亚问题。

下午4时40分散会。